

謝霜天著

綠樹

智燕出版社印行

謝霜天著

綠

樹

智燕出版社印行

封面設計：賴國強

綠 樹

著 作：謝 霜 天

印 行：智 燕 出 版 社
臺 北 市 3 7 — 2 9 信 箱
郵 政 劃 撥 1 6 7 5

印 刷：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
地 址：臺北市遼寧街 167 巷 36 號
電 話：7 7 9 2 0 9

定 價：國內：新 臺 幣 4 0 元
海外：美金 3 元（含郵費）

初 版：中 華 民 國 62 年 8 月
再 版：中 華 民 國 63 年 6 月
三 版：中 華 民 國 63 年 8 月

版 權 所 有，不 得 翻 印
本社登記證：內版臺業字第 2175 號

目 錄

初版序（夏鐵肩）	一
三版代序（陳鼎環）	五
一	
綠樹	一九
淺紫色的貝殼	二三
與盲生同遊	四五
那個小女孩	五一

林老師	五三
淡水一年	六一
暑假憶往	六九
二	
父親與燈	七七
父親健在時	八五
母親的碎布籃	九三
母親與山	一〇一
大嫂	一〇七
我的啞姊	一一五
大姊的國術	一二一
大姊手中線	一二五
二姊	一二九
三	
兩個筆盒——紀念父親節	一三七

梅花.....一四三

月下祈禱.....一四七

一串念珠.....一五一

那段挑水的日子.....一五七

四

故園低徊.....一六一

再回故園.....一六九

有山如浪.....一七五

河岸人家.....一八一

河岸上的足印.....一八九

綠池.....一九七

五

迷惘.....二〇三

春之拾掇.....二〇九

假日的早晨.....二二三

酣醉在薄薄的涼意中	二二一
早讀	二二三
集郵樂	二二七
養魚記	二三一
濡濕的黑瞳	二四九
跋（孫陵）	二四七

初版序

在女作家羣中，謝霜天是一位優秀的後起，她的作品散見於各大報副刊，在中副發表的亦不在少。謝霜天擅長寫清麗的散文，筆觸洗鍊明快，充滿感情，而兼有樸實的美。她不喜歡運用堆砌的辭藻，也從不無病呻吟。她喜歡寫她熟悉的人物事象，也喜歡歌頌春天鼓舞人們樂觀進取的情緒。她在作品中儘量宣揚人性高貴的一面，尤其難得的是她能把世間一切悲苦、窮困、不幸看作未來希望與快樂的推動力。

最近她將歷年發表過的散文，選出三十五篇來編為一集，約共十五萬字，而以其中一篇得意之作「綠樹」作為書名，交由智燕出版社出版，這是她的第一本散文集。

作者原是學中國文學的，因為她一位「啞姊」的緣故，却決心獻身於盲聾教育。盲聾教育是特種教育，從事這一工作的人需要有極大的愛心、耐心、同感心（Involvement and empathy），更需要有一種高度的忠實服務熱忱。這是一種相當艱難，甚至令人發窘，多少還帶點犧牲意味的神聖工作。這本文集中，像「綠樹」「淺紫色貝殼」「與盲生同遊」「那個小女孩」「我的啞姊」「大姊的國術」等篇，對許多不幸的盲聾者不僅寄與無限同情，而且把自己溶化在他們的生括裡，所以作者能够非常深刻地描繪他們的痛苦和快樂，敘述他們的抱負和奮鬥。使讀者得到十分忠實的感受，瞭解那些不幸的盲聾者並非另一個不同國度的人。

作者出生成長，有一大段時間在農村，父親是一位不求聞達的田園詩人，喜歡寫寫「溪響知新漲，窗明見遠山」之類的詩句。而對子孫也一貫堅守耕讀傳家的原則。因此作者以一個女孩，從小就熟悉且能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，另一面又能順利讀書，完成高等教育。在她的作品中：「父親與燈」「母親的碎布籃」「大嫂」「一串念珠」「那段挑水的日子」「故園低徊」「有山如浪」「河岸人家」等篇，表現着一派淳厚的農村情調和傳統的中國舊家庭氣息。而其中抒寫天倫戚友之間許多歡樂或者辛酸的故事，像串珠似的組合起來，很能激發讀者情緒的跳動。時代是不斷向前推動的，二十多年前的臺灣農村與今日相較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語，作者透過文學的手法，影現這一段時間的軌跡，使人們確知今日臺灣農村的繁榮富庶，是政府德政加上農民自己的努力

所共同創造的。

作者另一部分作品，像「春之拾掇」「假日的早晨」「早讀」「集郵樂」「養魚記」「濡濕的黑瞳」等篇，多半是寫她個人的生活趣味，單從篇名上看，都是些普通材料，但在作者筆下却頗見幾分「化腐朽爲神奇」的功力，同時也襯映出作者賦性高雅恬淡，天機活潑和知足常樂的人生觀。

散文原本是一種極自由的文體。可長可短，可莊可諧，可濃可淡，可剛可柔；汪洋恣肆固然表現一個人的豪情盛概，曲水洄瀾也另外有一番徘徊纏綿的情致。至於題材的選取，則端視各人生活的體驗，與興之所至的情況爲如何。在三十年代的作家中不乏散文名手，像朱自清的溫柔敦厚，徐志摩的婉約輕靈，梁實秋的風流蘊藉，至今膾炙人口；又如周氏兄弟，一個苦澀樸拙，一個刁鑽古怪，也是衆所咸知。來臺灣二十餘年，新的散文作家輩出，總是各有各的風格，未可一概而論。謝霜天的散文格調，似乎是介乎百分之七十溫柔敦厚與百分之三十輕靈婉約之間，讀者如細味她的作品，不難測知她的生活面雖不算太廣，但她的智慧面却海闊天空——這是就作者對知識涉獵的視野而言，至於字裏行間自然流露的那一份深厚的愛心與善性，你真不能不在讀過後立即興起一種欽遲之感。

三 版 代 序

不 爭 脂 粉 淡 粧 台

陳 鼎 環

—— 評 謝 霜 天 的 「 綠 樹 」

我本來就愛鄉村景色，但看過藍蔭鼎先生的鄉村水彩畫後，我更愛臺灣的鄉村景色；我本來就愛田園情調，但讀了謝霜天女士的田園散文後，我更愛臺灣的田園情調。

二十多年來，臺灣的農村生活，從民生主義的繁榮路上走過，她的物質面貌，起了動人的變化，也因此她固有的精神面貌，更值得作歷史性的回味。藍蔭鼎的神妙水彩、與謝霜天的淳樸散文，是兩面令人頻頻回顧的文學藝術之鏡，從裏面反映出一串吉光片羽的懷念。

「河岸人家」中有幾段寫道：

「日出後，呈現在田原上，是一幅熱鬧的勤耕圖。男人吆喝着牛犁田，揮着鐮刀修田塍，舉着鋤鬆土除草；婦女們彎着腰採豬菜、挖番薯，在一行行的菜畦間澆水施肥。汗水無聲地滴落在土裏，再從土裏滋長出無窮的希望。陪伴着這些的却是輕鬆的一面：牧童從林木深掩的山谷中，傳來捲葉吹奏的俚歌；送點心的孩子偷空去檢田螺和摸蛤蜊，互相潑着水嬉戲，在石頭間奔跑追逐。淙淙的水聲在低低的河谷裏響着，白雲在高高的藍空中颺浮着……」

「直到落日把山的陰影拉長到河心，灰色的天幕遮蓋了整個田野，才各自收拾農具，踏上歸路。回到家，往往已是月上東山的時候了。」

「晚上，農村沐浴在寧靜的氣氛裏，操作一天的人早早的上床，以儲備明日的精力。等到農事忙完而春水又足，田裏稻苗已成蔥綠一片，或是秋收過後，金色的稻子堆滿穀倉，花生填實了一個個麻袋；這時河灣上的人家有了餘裕的時間和金錢，看歌仔戲就成了最大的享受。」

「我們鄉裏共有兩家戲院，偶爾放映電影；但鄉下人胃口不大，所以多半演歌仔戲。遇有兩個旗鼓相當的戲班同時來演，那就有一番熱鬧好瞧的了。」

「每當暮色四掩，油燈剔亮，我們還坐在晚飯桌旁用餐呢，下屋的人已成羣結隊的來到大門外，直着喉嚨喊：『看不看戲？快走呀！』於是，喜歡看的便立刻丟下飯碗，抹抹嘴巴走了。等

到戲鼓收過，時間也晚了，岑寂的山林裏，響起了夜歸人的低語，和村犬的吠聲。夜，被點綴得格外安詳、親切而動人。」

隨便舉的這幾段文字，祇是淡墨素描，既沒有做作渲染，也不是死板的照相，但已自然而然地把握住鄉野的淳樸恬適的氣氛，而恰到好處地舒展出來。也許謝霜天是屬於大地的，似乎有一個田園的靈魂指引着她的筆，因而好像不費吹灰之力那樣，便呈現了它自己的面貌。此外，這個田園的女兒，讓讀者透視她作村姑時的內心秘密，又是別開生面：「姐妹倆一面洗衣，一面談着說不完的心腹話，女孩子到了那種尷尬年齡，許多話連跟父母都不願提起，只有年紀相若的姐妹才能溝通彼此的心靈。在這時，天寬地濶，除了河水的低喃，風吹蘆草的微響，再沒有可厭的人物在身旁，儘可放膽的說，講到知心處，倆人不是嘆息，就是暢聲大笑。」就這樣寥寥的幾行，把女孩子那種心理，若隱若現，半隱半現地勾勒出來，多一分則嫌俗，少一分則不靈，真是洗鍊颯逸、神來之筆，點到了心窩裏，逗得人反覆誦讀，回味不盡。

「綠池」一文，美如童話世界，有栩栩如生的意境，例如：「到了冬天，池水低落，春季放養的魚苗都已長肥了，於是約好近村的四、五位壯漢，借來一面大網，開始撈魚。大家吆喝着，合力把網從池的那岸拉到這岸，拖上來時，網裏的魚兒，金紅銀白，在陽光下閃爍跳躍，一陣陣潑刺刺的響聲，使終年辛勞的大人們綻開了笑容，一簾一簾挑回家去。收工後，好客的父親又東

邀西請，讓隣居好友們享受一頓鮮美的生魚片。

鄉居的童年歲月，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日子更熱鬧、更快樂的呢？下塘離家較近，疏疏落落的幾株果樹，連着密生的翠竹，圍繞池塘的三面。另一面搭着瓜架，並有兩棵粗壯的木瓜樹，池旁有一口深井，十餘歲時，每逢暑假，二姐和我便在井邊洗衣，分擔部份的家事。

那些清晨，我們一面洗衣，一面等候日出。日出的方位，剛好在兩棵木瓜樹中間，又圓又大的朝陽，似乎被粗大的樹幹擠紅了臉，一攀上樹頭，便火得金光亂閃，把池塘照耀得如同一大片揉纒了的金箔，叫人一時張不開眼。

一會兒，父親打開柵欄，放出鵝鴨，趕下池塘。乍出牢籠的蹣足動物們，忽兒沉下去，忽兒浮上來，這裏呱呱，那邊呷呷地叫個不停，用盡所有方式來表達牠們的歡樂。父親蹲在井旁，笑瞇瞇地欣賞。而我更欣賞父親那一刻的神態——安祥、恬適、滿足，一個書生兼老農的典型，儒雅而樸拙的氣質。

我喜歡在池岸竹林下看書，我發現再沒有比帶水氣的竹風更清涼的了。陽光明朗的早晨，潑激的水光，折射在青蔥的竹葉間，粼粼閃動，恍似懸掛着許許多多的金磬，一陣風來，便有清新的樂音洒落。最愛那靜竚枯枝的翠鳥，當牠見到獵物時，倏然展翅撲下，啄起了魚兒，又翕然遠颺，暫忽的一瞥，却給綠池平添了一抹鮮麗的色彩，在我記憶中留下永恆的美感。」這一篇文章

又很富有王維的詩情畫意。

「有山如浪」那一整篇，像一首散文詩，情感真淳樸茂，文筆瀟爽清奇。作者平生仰慕陶淵明，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」，也許正是謝霜天的生活趣味，所以她對山有異乎常人的親切而適徹的體驗；劈頭起句便說：「一道綠浪般起伏的山，自我的窗框前推湧而過，是那樣臨近而真實，令我禁不住感到陣陣的興奮」，這山是那麼活潑生動，接着作者描寫山的百態千姿，訴說對山的愛慕戀戀。

隨便舉一小段吧：「我愛疾風吹拂時的山。當風從平地翻騰而上的時候，那一株株高大的樹木，便豎起淺綠的葉底，高擎枝柯，像揚鬣奔躍的駿馬，一匹接一匹，一羣接一羣，朝山顛衝去。那些依偎在山腰的白雲，只好退讓着，閃躲着，滑過嶺頭，歸向遼濶的蒼穹。山，其實並不呆滯而寂寞的，年代縣久的山上，永遠有年輕的樹木，爲它應和着天外飛來的消息。」中國山水文學早已發達，民國以來描寫山的散文傑作亦不少，但從未見過像「有山如浪」這樣瑰奇的情感與筆法，真可上追陶謝，未有遜色。我在前文已說，謝霜天的靈魂是田園，那麼高山流水，如不是她的兄妹，便是她的愛人了；否則怎會有如此天機妙趣，不假人工的親切自然之筆呢？

孕育着謝霜天的淳樸自然之胸懷、與秀朗清逸的筆調，除了大地作她的慈母外，她幸運地獲得上蒼賜給她一個詩人父親——真正耕讀相隨的儒者農夫，仁慈和藹而又勤勞儉樸，淡泊明志而

文古道熱腸。他終身每日寫日記，自署「蕉嶺逸人」，詩亦淡樸可愛，是一個頗有深度的「白首臥松雲」的勞動者，而不是游手好閒的品花之客，醉月之士。全書有四篇文章——「父親與燈」「父親健在時」「梅花」「兩個筆盒」——記敘並懷念作者的父親，充滿了崇拜與孺慕，蘊蓄着刻骨銘心的父女之愛，以及所給予她的啓示與影響。文章深沉細膩，樸茂純真。尤其「父親與燈」一文，極具綿勁的感染力。這篇文字與中副刊過的另一位作者的佳作「風木哀思」，從任何角度看，都大不相同。「風木哀思」是三句一哭，兩行一淚。「父親與燈」則沒有哭，也沒有淚。它與朱自清的名作「背影」在某方面稍有接近處，而感染讀者心靈之力似猶過之。這篇文章結尾幾小段甚奇：「有誰料到，就在第二年的一月末，父親爲了修理屋後泥濘的小路，不慎滑倒，而致腦溢血逝世。那日，正是我搭車回家度寒假，歡天喜地的踏進家門，却看見滿院子狼藉，人進人出，一片哀聲，心裏頭能不震驚萬分？」

喪事完畢，我走到父親平日讀書的地方，只見書桌上擺設一如從前，他未看完的一本書，捲摺着放在詩稿上。硯池中的水才乾了一半，一支細狼毫筆仍擱在硯台旁。右手的抽屜裏，有他題署「蕉嶺逸人」的日記簿，去世前一天的日記只寫了一部份，因爲他習慣在晚飯後補足的。

瓦斯燈仍舊擺在原來的位置，清淡的光撲落在父親的藤椅上，兩邊的扶手，發出淺褐色的潤澤。就像是父親有事出去了一會，馬上又要回來，鋪開稿紙，拿起那支毛筆，寫下他剛擬好的一